

前途似錦

欧阳山





# 前途似锦

欧阳山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前途似锦

欧阳山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光复路17号)

广东省报新、期刊、出版社登记证粤版字第2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统一书号：10111·640

书号：531·787×1092毫米1/32·213/16印张·2插页·53,000字

1955年3月第1版

1964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201—30,200 定价：(6)二角四分

## 內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美丽的珠江三角洲。春耕的时候，光荣农业生产合作社要以占全社百分之五十的禾田改为小科密植，这是增产的一个关键。但这事却使一些思想保守和一些对合作社尚不信任的社员很不满，他们在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煽惑下，阻止了春耕的进行，并且嚷着要退社。社长梁树坚团结着一批积极分子，对群众进行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揭露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并组织社员去示范农场参观小科密植禾田，终于使群众提高了觉悟，春耕工作又热烈进行，小科密植的禾田也由百分之五十增加到百分之八十。

通过上述事件的描写，本书深刻地揭示了农村阶级斗争的面貌，热情地歌颂了以梁树坚为主的一群农民的新思想新性格的成长。正是这些可敬的人，为农村创造了新生活，他们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农村推向十分动人的、如花似锦的前途。

在朝阳村的东头，离那个浅浅的水湾不远，那儿住着两个庄稼汉。他们是两兄弟，大的叫梁松，小的叫梁槐。这两个人虽是同一个爹娘所生，可是脾气大不相同。梁松刚强正直，看见没道理的事情，就豁出性命也要去拚，因此村里的人都管他叫“武松”。梁槐胆小怕事，凡事总是逆来顺受，拿两个胳膊抱着脑袋过日子，好像他整天准备挨打似的。这样，他弟兄俩就不大合得来。家是早就分了的。他们老爹在世的时候赚下来的两亩七分田，因为地形的缘故，梁松自己只拿了一亩二分的一块，倒把一亩五分的两块，又是较好的，给了梁槐。可是好田可以耻，好话他是连一句也说不出来。他一看见他兄弟，就指着鼻子骂：“看你这个样子，连响屁都放不出一个来，真不知道你哪一天才能够出人头地！”梁槐只是用手摸一摸脸，说了半句话：“出人头地？……”往后就又不声不响了。这样子，他兄弟之间虽然没有其他的恶感，总觉得貌合神离。

老爹过世之后，他们当真各人按照自己的脾气，过自己的

人

日子。十多年以后，那景况就渐渐看出来。穷兄弟们都說梁松好。有粥有飯，都想着叫梁松来吃一口；蒸糕包粽子，都要拿一点給他；有那委屈难过的事儿，都要跑去和他讲一讲。地主老爷們可不一样。他們說梁槐好。他們討厭梁松，就說他脾气古怪，沒上沒下，任性逞能，不通人情。穷兄弟們說：“梁松要是能当上个东家，那咱們就安乐了。”地主老爷們听了这样的話，脸上是笑一笑，心里面可是跳一跳。他們当然不发愁說有一天梁松真会当上东家，他們只是心里不舒服。往后梁松来借錢，他們就要看貴点利；梁松来討零活，他們总給他一些难做的活，还要加上七除八扣。这样子，到了一千九百三十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梁松的一亩二分地是連一厘都不剩了，住的房子也变成歪歪扭扭的了，衣服越穿越难看，也越穿越厚了，吃飯也是有一頓沒一頓的了。老婆病了沒錢治，也死了。只剩下个男孩子，叫做梁树坚，那时候才十一岁。身子是瘦瘦的，可是頂有气力，能干活。老二梁槐就不一样了。他也娶了妻，但是沒生子女。他的田地从一亩五分变成两亩了，他的房子、衣服也都光鮮起来了。梁松还能从老二的眼睛里看出一股霸人的气势来。有一天，他想到應該給梁树坚說点什么才好，他就把孩子叫到跟前，阴沉着脸孔說道：

“阿坚，你的年紀也一天比一天长大了，也应该懂得一点做人处世的道理了。一个人做人，得像一个人的样子。要光明正大。你想着什么事情对，就应该去做。不要管那些糊涂虫怎么說。不要怕事情大，做不来。不要怕旁人嘴巴尖，就昧

着自己的良心。不要怕别人势力大，就顺着嘴去溜沟子。不要怕自己吃点眼前亏，就颠倒是非。这样，你一辈子都说得响亮。大伙儿也不会在你后面指指戳戳。你就算有眉有目地活着。我跟你二叔就是这样子，不相同的。尽管有人眼红他，我是不眼红的。富贵的事嘛，老天爷会来管。”

他把十来岁的儿子当做一个大人一般在说话。可惜不单独他自己说不清楚，就是树坚这时候，也听不明白。树坚这时候坐在地上，拿手指茫然地在画着他面前的黑泥土，不懂得前途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他，要他怎么对付。不过有一点，他是知道的。这就是他爷儿俩过得很穷。怎么说，他心里头也十分爱着他爹。他爹是一个有本事，有见识，说干就干，大家都敬爱的人。

就在那回谈话后不久，村子里出了一件事儿。有一天，地主梁八的儿子在田基路上追赶一个放牛的年轻姑娘。这位少爷平常是住在省城，不大回家的。也没有人确实知道他干什么事。只见他穿着军服，掖着手枪，就觉得他大概是一位军官。他到底为什么追赶那年轻姑娘呢，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闹着玩儿还是认真在搞什么名堂呢，更加没有知道的人了。那天气候晴朗，天空蓝得发亮，连一片小白云也没有。那看牛姑娘在田基路上跑，就像受惊的鸟儿在天空中赶快飞的一样。她一边跑，一边嘴里叫喊。头发都散乱了，拖在脑袋后面，像彗星的尾巴一样。梁松正在田里做活，连忙放下家私，跑上去看是什么事。那军官正追得高兴，忽然看见梁松从下面冲上来，

他怕挡住自己的路，就一手把梁松推开，嘴里嚷着：“滚开！滚！”梁松是他的叔祖辈，他看不得他的侄孙辈这样胡闹，就挡开了他的手，回骂道：“滚什么？你叫谁滚？畜生！”这一下子，那军官少爷站住了。他一看清楚那是梁松，就觉得自己闹得不对；可是他又一想起自己是梁八的儿子，就又觉得自己是完全对的了。他从小就吃过梁松的苦头的，他恨梁松。这样，他们开头吵，后来动了手。那军官差一点叫梁松给摔到田里去，他急了，就掏出手枪，对准梁松放了一枪。……

梁松那年才三十七岁。他快要咽气的时候，叫树坚去把梁槐叫了来。他把十一岁的儿子付托给弟弟照管。梁槐搭拉着头，远远地坐在门槛边的一张矮凳子上，一言不发。他显然是很不赞成在他面前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梁松简单说了几句嘱咐的话，就觉得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后来他看见梁槐那垂头丧气的样子，他又想教训弟弟一顿，再提醒儿子一番。可是一想到在这时候引起争执，也不是法子，就转弯抹角地说：

“我们弟兄俩走的道儿是不一样的。不是么？还是让咱们各人走各人的吧。反正这也不碍着谁的事儿。对不对？”梁槐点头说：“是。是不相同。”梁松就转过去对儿子说：“记住我，阿坚。只要记住我，你就知道什么地方有人，什么地方有蛇。不要因为地主老爷给你一点甜头，就高兴起来。蛇多会儿还是蛇。”梁槐觉得哥哥这些话里有刺儿，就蹙起眉头来。他心里在想：“你说这些道理倒都是对的。就是一个人不能按着这些道理过活。那有什么法子呢？”梁松停了一停，又往下说：“阿坚，



你的脾性，我是知道的。你是一个好孩子。以后你跟二叔一块过活，得像孝敬你爹一样地孝敬他。凡有不如意的事儿，也得将就着点。……”说到这里，梁树坚大哭起来。就在这嚎啕大哭的声音当中，梁松闭上了眼睛。

这以后的几年中间，梁树坚就跟着他二叔过活。他二叔、二婶待他是好的。他也孝顺叔婶，卖劲干活。又不嫌冷热，不爱吃穿。人们都称赞这孩子没有说的。可是不多久，他二婶黄顺就看出来。这好孩子有一个怪脾气。他不单是给自己干活卖劲儿，就是给别人干活，也一样卖劲儿。她把梁树坚这怪脾气告诉了梁槐。梁槐暗中查看一下，果然不假。凡是那些老弱孤寡，缺人缺牛的人家，有什么零碎活儿，是一个十来岁大的孩子做得了的，他都给人家做了。他送饭常常送两份，看牛常常看三四头，有时在看牛的时候，帮着人家拔草。人家也没有什么给他，多半只是说一两句好话：“阿坚，你真好。你真像你爹阿松。”他就十分满意了。

梁槐虽然知道这种情形，可是觉得孩子给自己家里也没有少干活，也就算了。黄顺可不那样想，她说：“阿坚要是不那么三心两意，他给自己家里干活就会多得多。”梁槐一想也是，就把梁树坚找来，着着实实在在地给他训了一顿：

“阿坚，你真傻。你真像你爹阿松。人生在世，那有吃着自己家里的饭，去给别人家里干活的道理？你没有衣服，人家给不给你缝？你没有媳妇，人家给不给你娶？”

梁树坚年纪还小，不知道人生在世，到底都有些什么道

理。可是人家說他像他爹是真好，二叔說他像他爹是真傻，这誰是誰非，他算一眼就給看出来。这以后，他的心就更加不向着他二叔，倒更加向着外面。久而久之，树坚給自己家里做活竟是有气无力，懶懶散散；又久而久之，他竟然不回家吃饭，后来竟然不回家睡觉了。梁槐唉声叹气地說：“沒法子，沒法子。又是一个野的，养不熟的。眼睁睁地望着他又奔上他爹那条老路！”

几年之后，梁树坚慢慢长大了。虽然很瘦，气力是有的。到了有人肯雇他那样的年紀，他就到地主的“围館”里去住了长工。见面是少了，感情还是好的。叔嬸老惦着侄儿，侄儿老惦着叔嬸。就是不能談正經事，一到了正經事就談不到一达里。经过抗战之后到了解放，经过解放之后到了土地改革，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到了互助合作，天下的事儿越来越新样，梁槐觉得自己越来越不济事，不懂了。世界也是走得太快了一点，他撵不上。在土改的时候，他觉得侄儿忽然行了时，也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那样抬举他。看见梁树坚斗地主斗得那么坚决，他就自己想：“地主倒是該斗，可是阿坚太狠了一点儿。这也沒有法子。阿坚是老虎眼睛，只会直望。”到了分果实，人家那沒房沒地的，分了很多东西。他自己原有两亩田地，只給他补了几分就算了。他心里倒是挺高兴的，可是还有点埋怨侄儿不照顾他，就嘖嘖咕咕道：“阿坚这孩子真是個磨杆灯笼，照远不照近！”照他自己想，他侄儿是說得事的，只要侄儿一开腔，大家就会多給自己一亩几分地。到了土改結束以后，梁树坚

虽说跟一个叫做陈钻好的女孩子自由恋爱结了婚，可是土地上头，也不过跟大家一样分到了那么一份。梁槐就和黄顺说：“你瞧，除了一个便宜媳妇之外，他可不是什么也没有捞着！像这样一份田，不要那么死拚活拚地搞，你给我手板叠手背，款款儿盛着也是能够分得到的！”后来村子里搞起农业生产合作社来，梁树坚来问他道：“二叔，咱们要办合作社了。你入不入？去开开会吧，去听听吧！”梁槐微笑着说：“我怎么不入？你别光看我落后，大伙儿的事，我从来没有拗着不干的。”他入了社。大家选梁树坚当社长的时候，他一面心里不赞成，一面也随着大家投了一票。投了票以后，又后悔得不得了，怕害了侄儿。

## 二

一千九百五十四年的年头，梁树坚当了朝阳村光荣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一当了社长，他就觉得有三桩事情，很不遂意。第一桩是看出来社员里面，不是个个都那么爱护社的。他原来以为个个人都像他自己一样，把社当作家。后来他明白了，还不是这个样子。有些人是一心一意搞好社里面的生产的，也有一些人老是三心两意，常爱闹别扭。第二桩是他的老婆陈钻好时常有些闲言冷语，听来怪不好受。他原来以为陈钻好对他所干的工作会自然而然地了解的，后来他也明白了，陈钻好对合作社的工作是既不了解，也不参加，倒是

有点半信半疑的样子。梁树坚心里想：“看她那样子，她和二孀倒是一路的。”第三桩是春荒的威胁。这倒不是事前想不到的事儿。往常碰到“三穷四绝五翻苏”的时候，可以做个小买卖，干点别的营生，糊弄过去。今年只怕不成。

春分过后不久，眼看清明就要到了。有一天早上，梁树坚从区里开完会回来。他到了家，只和陈钻好说了几句话，把他们的小女儿，年方三岁的阿玉，抱起来摇了两下，就放下她，走出去了。家里面柴、米、油、盐的事情，他一句也没有问。陈钻好在他背后望了他一眼，低下头来咕噜了几句含糊不清的什么话，他也没有在意。他跑到合作社那五大块准备种水稻的田里去看了一遍。犁是犁好了。大部分都耙过五六遍了。今年春雨也好，乌黑的土地全浸在清油一般的田水里。他很高兴。他和几个还在耙田的社员打过招呼，说了几句笑话，就跑到秧田那边，蹲在秧苗旁边，看得出神。秧苗都长得又粗壮、又鲜明，整整齐齐地，三四寸高的一大片。这些秧苗在春风里面娇滴滴地摆动着，又绿、又嫩，爱得人心里发痒。他看了一会儿，觉得更加高兴，就去找了第一生产队队长梁满，问问插秧工作的准备情况。梁满是一个矮矮的、结实的、全身晒成古铜色的青年团员。他正在水甃旁边看水，一直起腰，将铁锹竖在身边，像拄着一根拐杖似地，急急忙忙地说：“我看不容易。有许多人听说社里要插百分之五十的小科密植，就捂着嘴笑。社员们当面也许不开腔，背后是有意见的。”梁树坚说：“社员们大部分都不赞成么？”梁满很快地摇摇头回答：“那倒不。大

部分倒都是贊成的。不贊成的是小部分。可是難就難在這個小部分。”梁樹堅听了，只是笑着點頭，再沒說什麼。後來他又在田基路上碰見了副社長兼第二生產隊隊長潘有，他就問問第二隊的情形。潘有是一個三十多歲年紀，還沒娶妻，高大身材，秤鈎鼻子的男人。他是一個生產能手，因此他自己十分自信，以為全體隊員都听他的話，服從他的領導。這時候，他正挑着一担石灰，往自己的田里走。听见梁樹堅問他，也沒有停下脚步，嘴里說着：“沒問題。咱們第二隊是團結得很好的。”就頭也不回地走过去了。梁樹堅很不滿意這種答复，舉起右手，使勁揉着自己的臉。他想說些什麼，也沒有來得及說，只是自己嘀咕着：“沒問題。團結得很好。哼，我看你牛什麼！”以後就在路旁呆呆地站着，很吃力地望着潘有的背影。太陽照亮了浸在水里的土地，也照亮了那年輕的，今年才二十八歲的梁樹堅。這時候，他看來是很細很長的一個人，手脚也很長，背有點拱。他的尖削的臉孔紅通通的，那大大的嘴巴，因為生氣，扭歪着。高顴骨，大眼窩，證明他是真正的珠江三角洲的人。那大眼窩里面藏着一雙深黑的眼睛，因為望着遠處，就輕輕地眯着，越顯得這滿身精力的男子是十分勇敢、頑強、可愛。

梁樹堅走出去的時候，並沒有告訴陳鈞好，他是去了解合作社蒔田工作的準備情況。陳鈞好望着他的強壯的背影一搖一晃地走遠了，心里實在愛他，也為他整天奔波勞碌，覺得心疼。她端莊平靜地坐在一張矮凳上，眼睛楞着趴在地上玩耍的阿玉，其實是什麼也沒有看見。她想不明白梁樹堅為什麼

会这样忙。跟着，慢慢地，她就想起村子里这几个月隱隱約約流行着的一些閑言閑語來。那些閑言閑語說到一個年輕女孩子，叫做黎珍，她是一個青年團員，又是合作社第二生產隊的副隊長，已經到了出嫁的年紀，還沒有出嫁。村子里流行着的輿論，就是說她愛打扮，愛吃，愛和男人們說笑，有點“妖妖冶冶”，還說她發過誓，要挑選村子里一個最好的男人。甚至還有人說她和梁樹堅很要好，時常兩個人打打鬧鬧。想了一會兒，她就自己對自己說：“不會的。他不是那樣的人。”說完就走進房間里，打算舀兩碗米出來做早飯。打開米缸一看，糟了，米不夠了。她想起去年冬天阿玉害了一場病，她去賣谷子給小女孩治病的情形，又輕輕嘆了一口氣。她明知家里什麼也沒有，還是把坛坛罐罐翻騰拾疊地找。天氣很涼，可是她那鵝蛋形的臉上直淌汗。沒有吃的給自己的男人弄出來，那她是于心不忍的。後來，到底找到了一些已經忘記了的芋頭干片。她才透了一口氣，急急忙忙地動手煮起粥來。一上火，就一堂屋里都是煙，那燒焦稻草的氣味把人嗆得淌眼淚。等粥煮好了，火煙也慢慢散出去了，阿玉肚子也餓了，就鬧着要吃。年輕的媽媽給她舀了一點點，她舌頭一舔就吃完了，又要。鉗好又給了一杓子，阿玉嫌少，不答應，嘴里一個勁嚷着：“不，媽媽，我要多多！不，媽媽，我要多多！”阿玉這嗓子叫喚得跟小鳥兒歌唱一樣，本來是很好聽，很天真可愛的。可惜陳鉗好這會兒想着的是別的事情。她打開粥鍋一看，估量着那里面的分量，實在不夠三個人吃，就不但不喜歡阿玉那婉轉清脆的噪

子，反而倒生起气来。她給孩子又添了一点点，装出严厉的样子說：“好了，好了。再不給了，再沒有了。”看见阿玉的舌头一舔，碗里的粥又沒有了，还举起空碗要芋头干。她急得沒有办法。她自己也餓得很。鍋里的粥是再不能动了。她搶过阿玉的碗，說：“找爸爸去。把他找回来，咱們一道吃。也沒见过这样的人，到这个时辰，肚子还不餓！”阿玉也不由自主，叫媽媽牵着手，很不高兴地，一脚高一脚低地，梯梯踏踏地走出去了。

这时候，梁树坚慢騰騰地走着，回到家里。他和第二生产队队长潘有碰面之后，就带着满肚子不高兴走到副业組組长黎添那里，心不在焉地問着养猪的情况。談了一会儿，觉得肚子有点餓了，就往家里走。他一面走，一面把今天从各方面听来的情况，再加上自己亲眼看见的一切，对合作社的工作做了一个估量。自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給全社提出了今年早造蔴田要插小科密植百分之五十的任务之后，他的心里就非常焦躁。社外的人对什么“小科密植”是抱着冷嘲热諷，等着瞧熱鬧的态度的，这他很清楚，也不害怕。第一生产队有一两个人有点嘍咕，他也很清楚。队长梁滿正在战战兢兢地进行說服的工作，他也能够信任这个队长。只有第二队的情况，实在令人担心。按照队长潘有的看法，是“沒問題。团结得很好。”梁树坚觉得他的話沒有分量，信不得。他自己就清清楚楚地知道有一两人，其中像他的叔叔梁槐，就不是沒問題，而是有問題。也許正像第一队队长梁滿所說的，那些人现下只是不愿开腔。

他自己想道：“现在咱们摸不准情况，多危险哪！到了拔秧的时候，事情一闹出来，那就迟了，迟了！”初春的凉风吹着他，他只觉着喉嚨干渴，燥热非常。他好像看见有一层浓厚的云雾，把第二生产队整个儿地，紧紧地裹住，任凭他怎么拨也拨不开；想往里看，也看不清白。他一路走，一路咳嗽着，一只手不知不觉地把上衣的鈕扣全部都打开了。

进了門，他还在接着往下想。他坐在堂屋的鋪板上，竖起一只脚，扳着手指头来数一数第二队队员的名字。他数道：“潘錫，这是比較好些的。其他呢：黎煜、梁栋、潘香，都成問題……”这时一陣芋头香味儿冲进他的鼻孔，他嗅了一下，就站起来，走到粥鍋旁边。他一面想：“說到煜嫂和栋嫂，那是更加难相与的。”一面就拿起碗杓，掀开鍋盖，舀起一碗芋头粥，唏哩呼噜地喝了下去。鍋盖敞开着，香气热腾腾地冒起来，他不知不觉又喝了一碗，再接着考虑第二队的問題：“是的，应该这样。”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我应该自己去了解第二队的情况。不用等誰。也不指望誰替我办！”他也实在饿的慌，就这么站在鍋台旁边，一面想心事，一面喝粥，一陣烟工夫就把整鍋粥給喝完了。喝完了粥，肚子即使还觉着沒大够，倒也算饱了。他拿起上衣的前襟擦掉那尖削的紅臉上的汗珠，就瞪着两只大眼睛到处找起钻好和阿玉来。陈钻好也是第二队的队员，他决定从她了解起。找不着钻好，他就挑起水桶，到村前的小河去担水。这种小河，在美丽的珠江三角洲通常不叫河，叫做“涌”，說起来和“冲”字的声音一样。他挑到第三担水，



钻好和阿玉就回来了。

等到問明情由，梁树坚才知道她两母女还饿着肚子。开头，他十分后悔。看见阿玉倒没有大哭大闹，只是站在一边，静悄悄地淌眼泪，舌头还贪馋地舔着嘴唇，他无论怎么都不忍。农闲的时候，或者不开工的时候，农民们只吃两顿饭。要饿着肚子等到吃晚饭，还得好长一段时间。何况按照钻好所说，他们晚饭的米还不曾有呢！他把阿玉抱在膝盖上，偎着她那像自己一样尖长的脸，说了许多好话哄她。后来，他完全肯定这都是陈钻好一个人的过。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两百块钱和一张一百块钱的票子\*，塞在阿玉的手里，叫阿玉自己到卖零吃的、大家都称呼她“五孀”的家里去买个“西樵”大饼吃。阿玉自个儿满心欢喜地、梯梯踏踏地走了之后，梁树坚就骂起陈钻好来：

“你看你把个家搞成个什么样子！没米你也不说。做好了饭你又不吃。孩子又不让她吃饱。整天到处晃来晃去。合作社的事情可又没见你管一管！你到底干些什么来着？”

陈钻好照样端庄地坐着，脸上的神气好像没有什么感触的样子，也没有回答什么话。梁树坚在上衣口袋里到处寻找起来，打算掏出一些钞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可是到底连什么也没有掏出来。他只得拿一副十分抱歉的脸相，静悄悄地对着他老婆。这会子，陈钻好开腔了。她说：“依我看，贩点大

\* 指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以前使用的旧的人民币，下同。